

《范仲淹〈渔家傲〉新解——回应周教授〈学界领袖哪里去了?〉》发表后记

林志忠[†]

(台湾交通大学物理研究所和电子物理系)

2014-06-12收到

† email: jjlin@mail.nctu.edu.tw

DOI: 10.7693/w120140709



图1 清华大学“海宁王静安(观堂)先生纪念碑”(摘自网络)

《范仲淹〈渔家傲〉新解——回应周教授〈学界领袖哪里去了?〉》(《物理》(北京)2014年第43卷(6期)第417页)这篇文章发表之后,几位读者对于我在“后记”中写的这一句话“我们可以据此反省思索,如何在21世纪的中国,再培养出一批(而不止一位)学界领袖。”有所疑虑,以为学界领袖如何能够由“上级”来培养?要解答这一疑虑,我们可以另外引用胡适的一段话来说明。要之,在《范仲淹〈渔家傲〉新解》这一篇文章中,我所谓的“培养”,是指学界领袖要在整体文化、社会、学校以及家庭教育中长久地孕育、涵养,而后产生。

1932年8月,胡适在《独立评论》杂志上发表了《领袖人才的来源》一文,其中写着: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士大夫’,一个国家有一个国家的范型式的领袖人物。他们的高下优劣,总都逃不出他们所受的教育训练的势力。某种范型的训育自然产生某种范型的领袖。……(欧洲历史悠久的大学)有了这样长期的存在,才有积聚的图书设备,才有集中的人才,才有继长增高的学问,才有那使人依恋崇敬的‘学风’。……然而(抗战前的中国)这些新起的‘大学’,东抄西袭的课程,朝三暮四的学制,七零八落的设备,四成五成的经费,朝秦暮楚的校长,东家宿而西家餐的教员,十日一雨五日一风的学潮,——也都还没有造就领袖人才的资格。”

作为一位20世纪上半叶的识见卓绝的学界领袖,胡适的这几段话,在历经几多动荡与世变的80年后的今天,仍然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有着重大参考意义和启发作用。再者,胡适在1947年发表的《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一文,也仍然值得今天的我们一读再读,反复思索。胡适认为,优良的大学才能训练出符合现代国家和现代社会所需要的领袖人才;而优良的大学源自于该大学的悠久历史!

青年的胡适,在推行白话文运动时,以身作则,引领风骚,以他的深厚学问功底和感性诗人情怀写下了一首流传迄今的白话名诗《老鸦》:

我大清早起,
站在人家屋角上哑哑的啼。

人家讨厌我,说我不吉利:——我不能呢呢喃喃讨人家的欢喜!作为一位学界领袖,当然必须具备《老鸦》的精神与勇气,有守(有所不为!)有为(有所为!)。此后五十年,直到猝然离世(因心脏病发塌逝在台北中央研究院院士会议酒会上),胡适未曾改变他的初衷与持守。胡适的《老鸦》精神,正是陈寅恪先生在《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所揭橥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另外,(1)《学术这一行》有简体字中译本,书名为《学术责任》,由阎凤桥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年出版。(2)从史丹福大学校长职位卸任之后,唐纳·甘乃迪教授曾经在2000年至2008年期间担任美国《科学》(Science)杂志的主编,显见其国际学术地位的崇高。(3)感谢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曹则贤老师在《范仲淹〈渔家傲〉新解——回应周教授〈学界领袖哪里去了?〉》文章刊登后的指正与切磋。(4)胡适先生塌逝在院士会议酒会上,“塌逝”二字由中央研究院崔章琪院士(任职于美国IBM T. J. Watson Research Center)提议使用。崔院士的最重要学术贡献之一是使用实验手段证实了高温超导体的d波耦合对称性,他因此荣获了1998年的美国物理学会所颁发的凝聚态物理学最高奖项Oliver E. Buckley Condensed Matter Physics Prize。